

三月風丛书

华夏出版社



海礁石

郑荣臣 著

海 礁 石

郑 荣 臣

华 夏 出 版 社

1988年·北京

葛 璠 石

郑 荣 臣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7,375印张 385千字 插页1

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册

ISBN 7—80053—165—1/I·057

书号: 10484·057 定价: 2,90元

内 容 介 绍

1976年3月，日中友协医务界旅行团的一个成员水谷一郎，遵照母亲的叮咛，来中国寻找母亲阔别多年的故交和留在中国的爱女。然而，他却失望了，母亲的故交和爱女踪迹皆无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本书将向您叙说抗日战争时期，一个盲人女青年为创办盲人学校而顽强奋斗的故事。书中您还会看到，中日两国青年的友谊、爱情和他们在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所结下的战友深情。

悲欢离合的故事，浓厚的抒情气息，高昂的思想格调，使作品既有情趣、又很有意义。



作者像



小 传

“一个身遭不幸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被不幸压倒，失去生活的勇气和信心，世界上的许多天才也许就是这样毁灭的。假如他们敢同厄运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，在生活的舞台上演出一幕克服困难的壮丽的悲剧，那么奇迹就会在他们身上出现。世界上确实有许多天才正是这样因祸得福的。”

这是本书作者郑荣臣写下的一段话，深刻的哲理以及作者本身对待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，将鼓舞万千不幸者挣脱命运的枷锁，加入奋斗者的行列。

郑荣臣，男，一九四五年九月生于天津，两岁失明，我国当代盲人作家。幼年曾习音乐、曲艺，先后就读于北京盲校、沈阳盲中。中学毕业后，当过工人、夜校教师、厂办秘书，八二年电大中文专业毕业，现任天津市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、天津市残疾人活动中心副主任。

郑荣臣同志一向酷爱文学，始从通俗文艺创作，七十年代又改从新闻写作，发表过著名通讯《盲人修表记》。八二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，其长篇处女作《琵琶情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八五年七月版）较有影响，已被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本出版，《海礁石》是他的第二部长篇。郑荣臣同志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疑天憾海·····	(1)
第 二 章	志归桑梓·····	(14)
第 三 章	故里奔波·····	(46)
第 四 章	艰难事业·····	(70)
第 五 章	深刻教训·····	(98)
第 六 章	师生斗“牛”·····	(121)
第 七 章	情侣惜别·····	(148)
第 八 章	水谷来华·····	(175)
第 九 章	伊滕家事·····	(205)
第 十 章	故友新识·····	(245)
第十一章	错在哪里·····	(282)
第十二章	君子当归·····	(322)
第十三章	楼外枪声·····	(375)
第十四章	同心破敌·····	(443)
第十五章	赠石别友·····	(496)
第十六章	地久天长·····	(528)

第一章 疑天憾海

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清晨。

首都机场的候机大厅里，行者匆匆，你来我往，旅客们正在做着登机前的各种准备。一支三十人的日中友协医务界旅行团，就要登机回国了。此刻，大家再次围住十天里一直陪同他们参观、游览的中国旅行社的几位友人。一声声珍重，一声声再见，道出了珍贵的友谊和惜别的深情。一位日本小伙子最后拉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国朋友的手，操着不大流利的汉语说：

“陈先生，谢谢您对我的关照，谢谢您为我奔波操劳。鄙人此番来华，家母再三叮咛，要我替她老人家拜上阔别多年的故交，寻找留在中国的爱女。我深知，三十余载不通音讯，人海茫茫，苍桑巨变，寻觅故人自然非此十日之功可为。怎奈家母年事日高，念友思女之心更切，盼望在她的有生之年能偿了故友重逢、举家团圆的夙愿。我无法在华逗留更长的时间，一切只好拜托您帮忙，望能体谅我们的心情，请费心多关照！”

说毕，深深鞠下一躬，目光中流露着恳切的热望。

老陈一边还礼，一边紧握住小伙子的手，满含深情地说：

“水谷先生，请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也请转告令

堂，我相信她的夙愿一定会实现。”

透过老陈深邃的目光，水谷似乎看到了一丝难言的苦衷，但更看到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坚毅。

“多谢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波音七四七客机一声轰鸣向前冲去，一会儿便振起宽大的机翼，脱离了中国大地，穿过白云直插蓝天。绿树、高楼、北京，一切都渐渐变得模糊起来。客机在九千公尺以上的高空平稳地飞行着，脚下是一片茫茫的云海。旅行团的朋友们似乎依然沉浸在激动里，不甘寂寞地互相交谈着。从王府井的大字报，到雄伟的古长城；从泰山石级的崎岖、陡峭，到观日石上喜看日出的盛况；从甘甜的崂山矿泉水，到别具风味的山岛小吃，自然都成了人们的话题。更有人一次次从随身的提包里掏出纪念章、风景照、小泥人之类的东西，喜不自禁地互相传看着，好不热闹。唯有他——三十二岁的水谷一郎，靠窗闷坐着，周围的一切似乎全然没听见，也没看见，只是怀着无尽的心事，在莫名的孤独与寂寥中默想沉思。

啊，中国的山岛，那座迷人的海滨城市，那块不屈的神圣土地。虽然它未曾给水谷一郎留下任何明晰的印象，但他却从刚刚懂事的时候，就不止一次地听父母提起它，因而也便记住了它，并随着岁月的流逝日深一日地向往着它。是啊，那里同他的家，同他的亲人，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，有着不解之缘。在那里，他的外公及其同伙曾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，传给后世以深深的遗憾；在那里，他的舅舅曾为正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在人们心里竖起一块不朽的丰碑；在那

里，他的父亲，一位普普通通的日本盲人医生，曾用自己的双手和银针为无数人医治过疾病，并同那里的友人一道为中国盲人的医学教育事业铺垫了第一块基石；在那里，严峻的现实使他的母亲拨开重重浓云迷雾，逐渐抛弃了偏见，认识了真理，同他的父亲一起成长为一对真正的和平战士，并在共同的事业中酿造了纯真的爱情，选定了一生的道路；在那里，他水谷一郎降临尘世，是中国的叔叔阿姨们抱着他伊呀学语，扶着他蹒跚学步；在那里，还留下了继他之后出生的小妹，掐指算来如今也该过了而立之年。他忘不了啊，忘不了父亲临终的嘱咐，更忘不了母亲在拉扯着他们兄弟二人艰难度日的同时，如何为中日和平友好事业忘我奔波。他忘不了啊，忘不了那张已经发黄的相片，更忘不了母亲对影思人的滴滴血泪。他闭着眼也能写出杨洁、黎明这对中国亲人的名字。他又不止一次地闭上眼，依据母亲的形象想象出一副副小妹的面影。正是因为这些，还在学生时代，他便走进了日中友协会员的行列，怀着真诚的情意，为了他所热衷的事业而呐喊，奔忙。他们等啊，盼哪，终于盼到了中日两国正式建交的那一天。在欢庆的宴席上，全家人高举起满斟的酒杯，喝干了一杯杯佳酿，留下了一串串喜泪。十天前，也是这样的清晨，他总算登上了开往中国的班机，带着母亲的嘱托，带着全家的心愿，怀着拜访中国亲人、寻找同胞小妹的一腔热望，踏上了这块神奇的土地。因为在深深的自豪中总还藏匿着一丝隐隐的内疚，所以起初他并未把家事详情讲给刚刚结识的中国旅行社的陪同人员，只是对那位较为年长的陈先生说，自己想在山岛市寻找一位叫杨洁的盲人女士。她是父母的故交，四十年代曾在山岛市市立盲人工艺学校供职，曾收

养了小妹水谷贞梅。好一位热情的陈先生啊！他们在山岛仅仅逗留了四天，他竟无心留连山水，用了整整三天时间，不畏劳顿四处打听。先用电话询问了山岛盲校，结果查无此人。后来好不容易打听到一点线索。据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说，确有一位叫杨洁的女士，是一位颇有点名气的盲人按摩针灸医生。五十年代末曾治好过那位官员的胃病，后来那位官员调往外地，七十年代重回山岛后再未见过此人，也不知其任何信息。此后曾问遍当地所有的医院，但都说并无其人。陈先生却不甘心，决定亲自去一趟盲校，再找一些一直在那里供职的老先生打听一下。就在他们离开山岛的前一天晚上，陈先生来到他的房里。

“水谷先生，你知道一个叫黎明的人吗？”

“知道啊！”他惊喜地说，“他是杨洁的丈夫，因为说不清当年他曾在何处供职，所以未曾提起。怎么，您找到了他吗？”

陈先生并没有正面回答他，却带着不安的疑虑道：“水谷先生，你能把你们两家的关系以及与此有关的真实情况告诉我吗？”

面对如此真诚的朋友，面对一线希望的曙光，他不再犹豫，当即全盘道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，只听得那位陈先生两眼噙满了苦涩的泪花。他紧握住小伙子的手，真诚地说：

“水谷先生，听我一句话，这次你就别再找他们了。恕我还无能为力帮助你令堂了却这桩心愿，但请相信，总有一天你和老人家的真诚愿望会实现，因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。”

这深情的话语分明露出了难言的隐衷，他怎么好再强人

所难呢？良久，他又转换了一个话题，试探地问：“山岛盲校是否还在老地方？我能去看一看吗？家父曾在那里供过职，我也是在那里出生的呀！”

陈先生犹豫了一下，露出一丝苦笑，道：“那里正在施工，为孩子们增建校舍，乱得很。再说明天下午我们就要离开这里，还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，就不去了吧！”

说着又拍拍小伙子的肩头，安慰道：“好朋友，记住我的话，放心好好休息吧！”

就这样，水谷一郎终于带着满腹疑团，带着深深的遗憾与眷恋，离开了那里。此后，异国的风土人情，迷人的山光水色，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。任陈先生和同伴们怎样多方安慰、开导，他却总是象今天这样呆坐出神。

“先生，请用饮料。”

航空小姐递过一杯咖啡，他似乎猛然清醒过来，慌乱地放在面前的小几上，礼貌地点点头，带着歉疚矜持地笑了笑，眼睛便又投向了窗外。陈先生的隐衷究竟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一线崭露的希望之光又蒙上了一团迷雾呢？难道是杨洁阿姨已与黎明叔叔分道扬镳已往它处？难道是二位长辈遇到了什么不幸？难道是世事艰难小妹遗失？难道是小妹已经不在人间？难道是他们与小妹情深意笃不忍割舍？神秘的谜，无法破解的神秘的谜呀！他搓弄着两只大手，凝望着远方莽莽的苍穹，似乎要透过那一重重彩色的云团找到一根神奇的线头，抓住它理清心中的一团乱麻。然而任他望穿双眼、搓烂双手，依旧找不到、理不清，只好任纷乱的思绪在那广漠无际的空间里奔驰，奔驰……

同一时刻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，花圈满布，人群如海。崇敬的深情，压抑的愤懑，爱与憎，泪与火，激起阵阵奔腾的浪潮，化作支支冲天的利剑。一腔报国志，满怀赤子情，凝聚成纷纷如云的诗稿，贴满了整个巨大的广场，这里正孕育着震撼世界的狂涛。就在这涌动的人海中间，正走着来自山岛的一对青年。那端庄、秀丽的姑娘，便是现名杨小梅的水谷贞梅；旁边那英气勃发的男子，则是她新婚的丈夫黎春辉。自然，此刻她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，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也不知道身居远方岛国的生身老母如今正为她柔肠寸断，更不知道刚从这里起飞的一架客机上，同胞兄长正为她愁肠百转。命运把她和她的春辉哥连在了一起。这对青梅竹马、心心相印的年轻恋人，是在几天前遵奉父母的意愿，悄悄离开山岛，并与日中友协那个旅行团共乘同一列火车来到了首都北京，准备度过他们苦涩的新婚喜期。他们都是大海的儿女，一到这里便只身汇入了这个真正的洪流。此刻，他们正与万千同志一样，挺立在激越、昂奋的诗海词林之中，流淌着再也无法抑制的热泪，燃烧着再也无法压息的烈火，看着、写着，记满一本又换一本，只在沙沙地奋笔疾书。豪情使他们忘记了一切，却不知阴暗的角落里，正瞪着一双双凶恶的眼睛，在策划着一个卑鄙的阴谋。罗网已经张开，屠刀已经举起，大地母亲的胸膛啊，将再度渗进志士的血……

三天之后的上午，被高墙、电网包围着的山岛监狱后门外面，上百名探监者的长队，在料峭的春寒中无声地等待着，等待着那属于他们的五分钟。就在这长长的行列里，

站着一位五旬开外的老人。他高高的身材略显消瘦，穿着一身蓝涤卡中山装，穿一双紧口布鞋，带一顶灰呢帽，宽宽的额头已经刻下艰辛岁月的印痕，清癯的面容却显得异常文静而庄严。看得出，他眼睛不大好，视力微弱，但目光却不浑浊，反而透出了明显的凝重与坚毅。那表情与装束使人感到，他似乎不是在等待探视监狱里的囚犯，而是要去赴什么重要的约会。他就是原山岛盲校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黎明。

自从六六年底，妻子背上那个莫须有的罪名，糊里糊涂被判十年徒刑，他也相继被造反派们揪了出来。先蹲了两年多的牛棚，也跟坐监狱差不多，毫无人身自由。直到六九年才被送进文教系统干校劳动改造，至今已过去了整整七个年头。虽然他眼睛不好，但挑粪、锄地、铡草、放牛，却没有一样没干过。艰苦的环境，繁重的劳动，使他双手长满老茧，脸上尽染风霜，身体倒也强健，很少生病。干校虽离监狱很远，但他却从不放过每月两次探监的机会。每次都是大半夜就从土炕上爬起来，精心收拾一番以后，再打上手电赶二十里山路，乘第一班长途汽车赶到这里，排队等待度过那难得的五分钟。尽管为此他曾挨过无数次批斗，成为至今没能恢复工作的为数不多的老干校中的一员，被称做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老顽固、死硬派，但他却始终不悔，信守着他们坚贞的爱情。因为他知道，妻子是无罪的，而且坚信，迟早有一天，党和人民会为她昭雪沉冤。就这样，他无冬论夏，风雨无阻，在这条苦涩的路上往返奔波了一百几十次，送来妻子爱吃的东西，送来全家平安的信息，送来几句幽默的笑话，用他潇洒的风度、开朗的性格、豁达的胸怀，感染并宽慰着蒙难的妻子，也宽慰着自己这颗滴血的心。几年来，他

唯一感到欣慰和满足的是，他没象一些患了软骨病的人那样，屈从于压力或诱惑，丧失起码的人格与节操，他还是无愧于天地的生活的强者。今天，他又象往常一样地来到这里，心情却再不能象以往那样平静。两天前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动乱牵动着这位老共产党员的思绪，他在为国家命运担心，为革命前途担心，为一双儿女担心哪！

他们的独生儿子黎春辉和养女杨小梅是多好的一对年轻人哪！他们一起在父母膝前长大，一起背上小书包，一起戴上红领巾，一起佩带上闪亮的团徽，一起念到高中毕业，一起走进省医学院的大门。他们曾是时代的骄子、幸福的宠儿，给父母带来甜蜜，给家庭带来温馨，从他们身上，父母更感到了自己所为之献身的事业的兴旺与发达。然而就在十年以前，一切都被颠倒了过来，善良的母亲成了汉奸、国贼、日本特嫌，正直的父亲成了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蜕化变质分子，他们也就成了这个反动家庭的狗崽子。这样的学生毕业后，自然不会留在城里，于是他们又双双来到昆仑山区一家偏远的公社医院。善良的老区人民没有歧视他们，却敞开宽广的胸怀，用那朴素的情和爱温暖着他们冰冷的心。他们也更把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缺医少药的荒僻山乡，在大山里扎下了根。山里人教会了他们怎样辨别是非，如何对待生活。他们虽不能常在父母膝前行孝，却也是书信频频，不断为难中的双亲送来一丝欣慰。生活使他们日臻成熟，爱情的种子也在苦水的浇灌下逐渐长成了茁壮的春苗。他们都是懂事的孩子，总想待母亲出狱之后，请两位老人共同主持他们的婚礼，也好用天伦之乐去缝合那久经磨难的破碎的心灵。可他们毕竟都是三十岁的人了，父母又怎能忍心一味地耽误他

们呢？由于母亲的一再催促，父亲便给他们写去一封长信，劝他们尽早完成这桩大事，也好了却二老的心愿。于是，他们双双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，回到了久别的故乡。半月前，他们借探监之机，隔着铁窗向母亲行了礼，又同父亲一起吞饮了一杯苦酒，才和着苦涩的泪水度过他们的花烛之夜。依照母亲的安排，他们在第二天便该前往北京旅行，但他们却不忍撇下凄怆的老父，有意在家耽搁了几天，九天前才撒泪拜别父亲，匆匆乘上北去的列车。唉，他们去得太不是时候了，偏偏赶上了那场动乱。他们会不会被卷进去呢？直觉告诉黎明，会的，一定会的。要是他在场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汇入那股滚滚的洪流，何况他们是一对热血青年呢！是啊，他们不是到今天还没有回来吗？眼看就要超假了呀！那么，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？黎明似乎预感到什么不幸，他不敢再想下去，又不能不时时在想。要是妻子问起孩子们——是的，她一定要问的——自己该怎样回答呢？她那颗脆弱的心再也经不起新的打击了，对，一定要设法瞒过她。但愿那场动乱的信息不会传到这大墙里面，啊，但愿如此……

正思绪纷乱地想着，黎明已经走进了接见室，小窗口露出妻子那张略显苍白的脸，啊，瘦了，她又明显地消瘦了。

“老黎，孩子们回来了吗？”

没等黎明说话，妻子先开口发问了。语调里充满了不安，而且问得那样急切，看样子她似乎已经知道了发生在北京的那件事。唉，也难怪，监狱里不断送进新囚犯，信息渠道也多着呢，何况又是报纸连篇累牍、广播大喊大叫的重要新闻呢！不管怎样，还是要尽量宽慰她。黎明打定主意，便尽量轻松地说：

“还没呢，他们耽搁了些时间，走了还不到十天，哪儿能这么快就回来了呢！”

“我算着一周时间也就够了。”

“不对！你想想看，光是旅途就要两三天，到了北京，看看颐和园，转转王府井，爬爬香山，逛逛古长城，再拜访两位老同学，一周时间怎么会够呢？他们毕竟是活泼好动的年轻人，跟我们这些老家伙可不一样啊！”

“这两天我一直在想，也许是咱们打错了主意，不该放他们远走的，他们还太年轻啊！”

“他们长期在山区工作，够苦的了，出去走走有什么不好？新婚蜜月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嘛！”

“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”

“你的心思总是那么重。我想，不会的。”

“那就好了。”

他们都沉默下来，只能说到这里，这个地方是不能随便谈论政治的呀！稍顷，还是黎明转换了话题：

“洁，告诉你，水谷一郎到山岛来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杨洁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万分惊诧地追问。

“水谷一郎来山岛了。”

“水谷一郎？就是那个当年吵着闹着要我抱的小淘气鬼吗？”

“是啊，这次他是作为日中友协的积极分子来华观光的。”

“你见到了他？”

“没有，他托中国旅行社的老陈同志打听你的消息，老